

# 一個最懊喪的新年

蔡貢芝

民國四十二年的新年，在我個人的遭遇，可以算得最懊喪的新年了。原因是這樣，我住在臺中市安龍巷，乃是郊區。前三年爲了點綴庭院，養了兩隻鵝，後來串病死去一隻，剩下一隻。久而久之，這東西竟儻得與人爲伴。每天早晚兩遍隨我到門外草地。在牠低頭吃草的時間，我念心經，大悲咒生生死，懺悔偈，讚佛偈及佛號二百聲！這是先母遺留的切課！在我念佛的時候，牠往往停止吃草，諦視，靜聽，甚至靠到我的脚下，似乎希望聽得真切。這還不算出奇，每天早晨日將出，晚間日將沒時，如果我在屋內未出，牠便在窓下大喊不休。到了我出房門，牠轉身先向外走。家中人往往在這時，故意給以美食，牠竟掉頭不顧，直出街門。這還可以解釋爲急欲吃草。但是在我持誦完畢，念酬向偈時，他竟率先回家，毫無留戀，這事實在太怪。我曾仔細考驗，牠未必懂得詞句，但是我在念佛時，手在懷中掐珠，到了酬向時，便將手取出，牠或者看明白了這一點，知道要回家了。我家的附近有一道大河，河中很多的鵝，但是牠向未找牠的同類爲伴，只是隨着我行止進出，這事已近二年。因爲牠在每日早晚高聲催喊，不達目的不止，所以只要我在家裏，每天經行持誦，幾乎沒有一次間斷，雖然我是下雨，也在雨勢太大的時候，在檐下持誦，牠也隨在左右不去。

我家自先母戒殺，三十餘年，廚房未見生物。我嘗這樣講，這隻鵝生在我家，不但終其天年，而且沾到佛法氣息，這項因緣，也是不可思議。然而天道惡盈，物情忌滿，我本是共匪屠殺之下漏網之魚，跑到臺灣，喪失了一切所有，若是保持了這一隻鵝，實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消磨歲月，遣送餘生，雖然與世無爭，與人無觸，仍干造物之忌。若是這隻鵝因病而死，也是物理之常，算不得時乖運蹇。意外之變，乃是由於二月二十一日，我因事赴臺北一行，二十六日歸來，而這隻鵝竟於二十五日天未明時，被盜賊連

第二種慚愧是知解不够，佛教對於人世的看法是苦與空，對於修道的方法是悲與智，我適地鄉居，每日優哉遊哉會自撰一對聯云；「禦風光，暮年心境，下僚祿米，隱士生涯。雖然安貧守約，實未能知苦觀空。所以發生這事以後，感覺精神拂鬱，心情憤懣。常人學道，於悲智二字，每有偏重，在我則二俱不足，於智尤甚。智的範圍甚廣，知苦觀空，也該其內。因爲不能知苦觀空，所以不能善自排遣。古德云：『老僧自有安心法，八苦交煎總不妨。』讀此二語，不禁爽然自失。

第三種慚愧是工作不够，現在臺灣各長老居士爲了上報佛恩，下化有情，宏揚佛法，日有起色。我因爲解行並劣，未敢參加工作。凡事非因不生，非緣不長。這次竊賊光顧，在我與被偷去的鵝是酬償宿業，在他是增造新業，都是多生多劫。

劫的業力使然，假使我在過去努力宏法，焉知這葛個竊賊，不受感化，轉惡緣爲善緣，免去此番糾葛呢？固然業力成熟，非人力所能挽回，類如出佛身血，佛不能使之不出，破和合僧，龍天亦不能護僧使之不破。但若非定業，則有因無緣，可早出地獄之因。我惟有自愧無此功果。

由於以上三種慚愧，使我殷重懺悔。寫到這裏有一位朋友來到，看過了以上的話，哈大笑說：「你真是神經病了。現在反共抗俄的哈時代裏，一隻鵝的生死存亡，何足介意？」你竟發了這些消極理論，大時代，但這事正與反共抗俄有關。要明白這個道理，必須先知道何以有俄？何以有俄的劣根性，控制了暴民集團，威脅世界的安寧，於是成爲俄，成爲共，有待於抗，有待於反。掠奪的方法，括了強盜與竊盜。有力的作強盜，無力的作竊盜。二者都是以製造他人的痛苦，爲自己的滿足，但知有己，而不同情於他人。不作竊盜的，決不作強盜，能作竊盜的，即可進而作強盜，作強盜而遭遇阻碍，更可進而爲屠殺，所奪以要反對共產思想，不但反對屠殺，必須反對掠奪。要反對掠奪思想，不但反對強盜，必須反對竊盜。孟子說：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；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這話，不但是反對共產思想的關鍵，而且是作人的關鍵，不治國的關鍵。佛教以殺爲五戒之首，與孟子的話相同。所不同的，以殺戒爲五戒之首，與孟子的禁殺由人類推至物類，先重而後輕，禁殺以竊盜貳括強盜，先輕而後重。先重後輕的，重者不容違犯，輕者可以通融。乃是遷就人類茹毛飲血的原始習慣，不得不爾。先輕後重的，輕者既不通融，重者當然不許違犯。乃是洞澈社會治亂的樞紐，而有此澈底主張。佛教所戒，於殺則兼人與物而言，於盜則兼強盜與竊盜而言，究其極致，不殺物必不殺人，不作竊盜，必不作強盜，乃是澈底而又澈底，而有此澈底主張。歷代因佛教未普及，社會禁殺以人類爲限，其說未圓。基督教總算普及，社會禁盜亦嚴於強盜而寬

# 序說筆頌矩規識八

唯識之學，旨在窮明緣生性空，真法唯識之理，辨能所，空我法，以期博識成智，住證真如。實言之，即係研究心理現象，觀察常變，了別真妄，認識宇宙人生之眞相，而得安寧，心緒之究竟。梁任公先生謂：佛家之五蘊、八識、十二因緣、十二處、十八界及小乘俱舍宗之七十五法，大乘瑜伽宗之百法等，均係說明心理現象。識爲「心理活動之統一狀態」，「識就是能認識的自體相」。此種研究「心識之相」的學問，可以認爲即應該從經典中所說的心理學入手乎？

是心理學。又謂：「我確信佛教為心理學，應該以佛教教義爲重要研究品」（見「佛教心理學淺測」）。獨具隻眼，旨哉其言！特現代歐美盛行之心理學，研究一般人之感覺、知覺、情感、意志、思惟、記憶等各種精神作用，言識僅止於意識而已。較諸佛家窮究天人聖凡之「心藏之相」的唯識學——此當可稱爲心理的哲學，或辯證的哲學——其範圍之廣狹，剖析之精麤，與夫深索之深淺，蓋大相軒輊，未可同年而語耳！

法師籍江蘇東台，本姓吳，幼受庭訓，讀四子書有得。長披剃，爲揚州高旻寺明軒長老之徒孫。嘗學戒律，賢首於慈舟老人，學唯於識太虛大師；學禪觀於浙之天童，蘇之天寧。在閩南佛學院講學三載，廈門慈宗學會代理<sup>虛</sup>老講座。竭來天寧，掌理教務；先後亦曾主講南京金陵，鎮江竹林等寺。內典淹貫，唯識湛深。喜述作，慎言詮；虛老聞院講稿，多爲所紀錄者。彙讀法師金經輯要，「分門別類而解說，鈎玄提要以顯理。」又讀覺生所載關於修養心性，政治佛學，諸小品文，以與八識規矩頗筆說，參互並觀，胥覺

述於後。唐三藏玄奘大師旣譯世親唯識三十頤與二十頤，傳妓中土；復發弘願，親造八識規矩頰等八識、行相、心所、緣生、量境、界地諸法，各有定斷；示圓以規，示方以矩；凡四十八句，二十四韻。綱提領挈，辭簡義賅；希有著述，自傳不朽。惟未作長行，難以覽悉；論釋疏解，代不乏人。默如法師昔在天寧佛院，撰有「八識規矩頰等說」，教授僧伽。洎泊臺陽，加以增刪，陸續發表於覺生月刊；現更整理，編印專冊，列爲菩提樹叢書之一。導言外，分詮名，表相，顯性三部分，主體則在表相，條分縷析，治理通俗；心理現象，校斟精至；於初學人，彌多裨益。洵爲唯識之嚮導，奘師之功臣矣！

竊盜，其錯悞爲尤甚。漢高祖約法三章，爲近古法典之祖，其中一個盜字，貳括強盜竊盜，古人對於二者的看法，不甚相遠，一律縣爲厲禁。所以兩漢四百年間，大體竝得民心淳正，風俗質樸。後世不明此理，重懲強盜而寬縱竊盜。不知二者僅是力量大小之不同，都是取非所有，不是竊盜比強盜具有仁慈觀念與廉潔成分。後儒甚至於竊盜入室，待以酒食餽以銀米，以表示其沖懷雅量。彼不以此次酒食銀米，給予無力爲盜的貧病同胞，亦不給予有力爲盜而不肯爲盜的艱聰同胞，獨對甘居下流者，加以獎勵。以佛祖聖賢，深黑痛絕之事，爲施惠的對象，是自分爲高於佛祖聖賢，而文人紀述此類事件，下文必繼以不言窃賊姓名，以示忠厚。文必謂綴昧，因此改行爲善。

夫既不言姓名，其是否改行爲善，誰則知之？竊賊旣接受優待，得手則捆載以去，不得手仍不失賓客之禮，又豈能因而改行爲善？因爲一二人沽名釣譽，遂使社會失其是非準繩。以非其有而取之爲當然，而歸咎於分配之不公，貧富之不等。降及共匪，更公然主張掠奪，以爲竊盜強盜，皆是人生的正當途徑。而託於民意以行之，是猶指揮塗人，搶劫商店百貨，擔保其不受刑罰則從者必多，共匪所謂民意，無以異此。此風不革，不但反共無法成功，即與世界先進的文明國民相比較，亦實相形見绌。況殺與盜相連，因盜而後有殺。大者今日共匪的殺人盈野，皆由擴充其強盜慾望。次者如近年大陸逃至香港的難民，因川資被小偷竊去而自殺者比比皆是，與親手殺人何

異？最小如我所遇偷鵝的賊，由佛教言，也是盜殺並犯，儒者講究非其義也。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佛教講究芻物五錢以上，構成盜業。若不提倡此種觀念，則無論如何改善分配，均衡貧富，人心無有饜足，社會永不安定。古者文王治岐，路不拾遺，商鞅治秦，也路不拾遺，無論王道霸道，都必須樹此原則。宋文帝說：「人人受五戒，則朕坐致太平。」佛教使人斷惑誣眞，天下太平，乃是餘事。但必先完成人格，纔能進入佛格，宋帝之言實有至理。今日縱不能人人五戒，最少須人人知道戒盜，纔能奠定反共抗俄的思想基石，而不是以共產反共產。那末講流佛教，反對偷竊，或者是大時代裏應有的事了。

組識謹嚴，闡說透闢，世出世間，隨在引人入勝處，輒心儀之！四十一年春，在臺中蓮社講「神與佛」問題，層次井秩，思辨精審；其結論曰：「捨迷妄而歸真理，融萬法以納唯識」。與之語，則淵穆沈默，人如其名，於是益深敬佩。蓋法師寧饋唯識，洞澈心理，重習參悟，發爲文章議論，現於視聽容止，自與尋常殊其科臼也！

猶憶民國九、十年間，歐陽竟無大師於南京支那內學院講論瑜伽唯識；梁任公先生躬自執經問難，先輩治學精神，良足欽服。三十四年夏，漫遊重慶縉雲山，登太虛臺，並參觀虛老漢藏教理院，課程教法，諸多創舉，問詢盤桓而不能去。喪亂頻仍，巨浸禍天；中原文物，凋敝已甚。新會、宜黃，以及虛老，先後濡化；內學院與教理院恐亦已鞠爲茂草矣！今法師八歲規矩頑筆說行將殺青，宣揚唯識基本教理於當世。朱時英居士屬弁言弁首，輯不繫有感於疇曩；率附及之，亦以見劫餘海嶠，唯識後勁之此種著述之益足珍異也夫！

序於臺灣省立農學院  
一年十二月十六日

